

<<白雪乌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白雪乌鸦>>

13位ISBN编号：9787020081677

10位ISBN编号：7020081673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迟子建

页数：26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白雪乌鸦>>

内容概要

一百年前，一场鼠疫在东北大地蔓延，共有六万多人为此失去生命；仅有两万多人口的哈尔滨傅家甸，疫毙者竟达五千余人！

迟子建用她沉静而饱满的叙述，带我们走进那座灾难笼罩下的城市。

沉闷混沌的日子、迷惘诡异的气氛；所有深藏的爱怨情仇，在死亡的重压下活力萌发，枝缠叶绕，难解难分。

当数千具尸体在烈火中化为灰烬，我们不由得祈祷：愿每一个灵魂，都能找到自己的天堂。

<<白雪乌鸦>>

作者简介

迟子建，女，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

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

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

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出版有六十余部单行本。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我的世界下雪了》《迟子建散文》等。

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迟子建中篇小说集》五卷以及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

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文等海外译本。

<<白雪乌鸦>>

书籍目录

一出青二赎身三丑角四金娃五捕鼠六蝴蝶七桃红八烧锅九过阴十离歌十一道台十二殉葬十三烟
囱十四典妻十五冷月十六口罩十七封城十八灶神十九分糖二十焚尸二十一晚空二十二回春

<<白雪乌鸦>>

章节摘录

王春申的母亲去世的那年，金兰又生下个女儿。不明实情的老太太还知足地对儿子说：“王家有龙有凤了，看来老话说的好哇，丑妻近地家中宝。”而王春申清楚，金兰为了报复他不和她同房，怀的是个野种。在他想来，能跟金兰的，不是摆卦摊的张瞎子，就是捡破烂儿的李黑子。李黑子胃口怪，在傅家甸是出了名的。喜食臭鱼烂虾不说，还爱捉老鼠和挖蚯蚓吃。

母亲过世后，王春申把老人遗留的几件上好的银器变卖了，再卖了旧屋，在同发街买了一处草瓦板房的宅院，辞去了制粉厂的活儿，领着吴芬和金兰开起了客栈。

哪想到，客栈还没开张，两个女人先为客栈的名字较上劲了。

吴芬说该叫“春芬”客栈，取她和男人名字中最祥瑞的字；金兰呢，说是叫“春兰”更宜人。

王春申并不想把自己的名字和她们搅混在一起，就说用她们的名字算了。

取她们的姓组合呢，是“吴金”，“吴”的谐音本不好，再连着个“金”字，王春申自然反对。

取后一个字搭配呢，是“芬兰”，王春申一想这名字更不妥，不知情的，还以为是洋人开的呢。

最后，他确定为“金芬”，这下吴芬不干了，说她为大，凭什么名字要放在后头？

王春申想，那叫“芬金”的话，也不顺耳啊。

两个女人为着店名争得不可开交时，有天王春申在松花江码头闲逛。

碰见一个卸货的老工友，他问：“听说你家要开客店了，几铺炕啊？”

“王春申说：“三铺炕，两铺大炕，一铺小炕，能住二十号人吧。”

“说完他想，这客栈何不叫“三铺炕”呢？”

在那儿被传染上鼠疫的。

既然进去的人，很少有活着出来的，那么花钱弄这个疫病院有什么用？

王春申愤怒了！

他捡了一堆石子，两个裤兜都揣得满满的，先去疫病院砸门窗，骂医生是一群蠢猪；然后又步行十来里，去道台府，一边砸紧闭的朱红大门，一边骂里面的人只图自己享乐，不顾百姓死活！

傅家甸天天死人，怎么没死一个官府的人？

王春申要被气疯了。

若是以往，他的这通闹腾，会引来众多的围观者。

可是这个凄冷的冬季，人人都受着死亡的威胁，也就没人在意他人的不幸了。

金兰死了，翟役生的腰，就像被大雪压弯的树，又佝偻下来了。

他白天时坐在院子的棺材堆前，一遍遍地说着：“怎么会，怎么会，她这一脸的麻子，除了我能相中，她去那里，谁看得上呢？”

怎么会，怎么会，金兰，金兰哟——他摇着头，呼唤着金兰的名字，眼里泪光闪闪；到了晚上，他蹲在客栈的灶坑前，不停地添柴，火苗旺得快蹿出来燎他的眉毛了，可他还是打冷战。

王春申憎恨翟役生，不叫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就不会死在那样一个鬼地方。

他还憎恨他囤积的棺材，认为它们给他带来了厄运。

王春申不想再看见这个娘娘，于是有天晚上趁着翟役生出门了，他先把钱匣抱出，藏在马厩的干草堆里，然后把客栈的箱子柜子、被子褥子、桌子凳子、锅碗瓢盆、衣裳鞋帽、针头线脑，凡是能用得着的，悉数搬出，又把继英抱到马厩，然后将客栈和棺材分别淋上火油，将它们引燃。

那晚北风呼呼地叫，天空飘着鹅毛大雪，草瓦板房和棺材，大约知道自己今夜将是老天赏花的对象，它们争宠似的，竞相怒放，把自己开得红红火火，蓬蓬勃勃的。

吴二家的见前院的客栈火光冲天，怕火烧连营，将自家引着，赶紧跑来，让王春申去报消防队的来救火。

这个消防队，成王春申从来没有听金兰这么痛快淋漓地骂过人，尤其是骂翟役生。

他能做的，是为这骂声增添点乐感。

王春申“啪啪啪”地扇翟役生耳刮子，直把他打得东摇西摆，屁滚尿流的。

<<白雪乌鸦>>

翟役生开始时垂头忍着，最后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说：“打吧，打吧，反正我在宫里吃惯了耳刮子，再吃等于尝鲜了！”

”王春申一听他那女人似的哭声，住了手。

王春申打完翟役生，朝外走去，说：“我得把继宝背回来，孩子跟前没爹没娘，怎么行啊。

”金兰拉住他说：“人被扔进那儿，还能让出来？”

”王春申说：“那我就去那儿陪他住。

”金兰说：“你又不了解小孩子出疹子的事儿，万一照顾不好，落下毛病，后悔就晚了，要去也得我去！”

”金兰说完，翻箱倒柜的，把她和继宝过年穿的衣服打点在一个包袱里，说是带着这样的衣服去，定能活着回来。

金兰挎着包袱出门前，狠狠地瞪了翟役生一眼，说：“你可给我看好门，等我回来，客栈要是少了一根针，就拔你的属毛当针使！”

”说完，扑哧一声乐了。

这是金兰留给翟役生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们听见的她最后的笑声。

三天以后，继宝死在疫病院，王春申再也听不见继宝喊他爹了。

而金兰，在继宝死后的第四天，也跟着去了。

那些天，傅家甸每天都有七八个人死亡，拉尸首的马车，空前忙碌起来。

为死者吊孝的，唯有送葬的马了。

马走得热气腾腾时，身上的汗水在冷空气中凝结成了白霜，它们看上去仿佛披了孝布。

<<白雪乌鸦>>

编辑推荐

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最新长篇小说，再现百年前哈尔滨大鼠疫生死传奇。
每一个灵魂，都有自己的天堂。

<<白雪乌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